

法国是否在自由言论的问题上表现伪善？

在查理枪杀案的阴影下，Arthur Asseraf审视了法国殖民时代在阿尔及利亚的双重标准。



2015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办公室的枪击事件引发了法国内外对自由言论及其底线的争论。尽管一些讨论依旧围绕着1980年代那本颇具争议的小说《撒旦之言》所划下的战线展开，但这次的事件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它和法国密切相关——这个启蒙运动、伏尔泰和人权意识的诞生之地遭遇了新的威胁。为维护法国的共和理念，四百万人在2015年1月11日上街游行。法国政府也随后在学校开展教育，向下一代人灌输这些价值观。

很少有人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共和并不一定是一种我们应当无条件支持的价值观。毕竟，法兰西共和国自十九世纪以来就统治了大批穆斯林人口，也曾侵犯过被殖民的穆斯林人口的言论自由。在我们把言论自由定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它的历史。

法国在1881年7月29日通过了一部具有标志性的出版自由法案，至今依然有效。在当时，法案将穆斯林人士排除在外。尽管法案保护所有法国公民的权利，包括那些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殖民地的公民（第69条），但它并不保护那些为数众多的被殖民人口。这不只是疏忽的问题：1881年6月28日，也就是法案通过前的一个月，议会还通过了一条同样具有标志性的有关“土著居民”的法案。在这个诡异的平行司法系统下，土著居民不能反对当局人士或进行公众集会，更不用提办报。土著法案绕过了法律的正当程序，不需要审判，却有各种罚款和惩罚条例。言论自由和其他民权一样，在进入法兰西共和国体系的同时也向大部分人士关上了大门。人们认为那些种族还不配享有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

1881年法案排斥了一大批法兰西殖民帝国在亚非殖民地的子民，而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更为特别，因为它特别针对了穆斯林。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公民”指的是非穆斯林人口（除了少数特例）。穆斯林是一个被剥离了宗教意义的种族化的法律范畴。举一个极其荒诞的例子，好几个法庭都认定就算穆斯林皈依了基督教，土著人口在法律上依然是穆斯林，受法律的歧视，被剥夺公民权。

由于阿尔及利亚那时是法国的一部分，因此有关出版自由的法律造成了一个独特的情况，一部分居民在1871年联合了成为法国公民的阿尔及尔犹太人建立起兴旺的报业，使他们能自由发表想法，通过各种机会批判政府。穆斯林则只能面对审查和官方威胁：又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经营并一当地人为读者的报纸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而直到1962年独立后才有了日报。任何胆敢批评政府（更不要说公开出版批评言论）的穆斯林都会面临未经审判的拘留或驱逐出境。

经过残酷的征服战争，穆斯林这个“被征服的民族”不受信任，不能给予自由言论，以防他们组织起来反抗法兰西殖民帝国。1905年那著名的政教分离法案本应适用于阿尔及利亚，但却一直没有施行。法国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才停止在当地委任伊玛尔。

简而言之，法国出版自由是与暴力、仇视伊斯兰的思潮以及带殖民主义中的种族歧视同时出现的。法国从来就不是出版自由的一盏明灯，尤其是在穆斯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问题并不是穆斯林无法融入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恰恰相反，法兰西法律将穆斯林排斥在自由言论之外，同样的法律在2015年的法国大都会依然有效。因此，《查理周刊》事件之后针对“融合”、“伊斯兰教与共和国的兼容性”的讨论令人莫名其妙。我们在要求穆斯林严守自由言论的价值前，应当想想在过去这些价值是如何被用来排斥他们的。

这些历史当然不能解释2015年1月的惨剧。卡拉奇兄弟可能是阿尔及利亚后裔，但他们出生在巴黎，受训于也门。在他们的自我宣传中从未提到过殖民主义或者阿尔及利亚，这些比圣战主义更让知识分子着迷。铭记这段些历史并不是给凶手制造借口，这是通过提醒我们这不是一场法兰西之纯粹与伊斯兰之逆杆之间的冲突，从而挫败凶手。

我们在艰难地回应这场屠杀，并为我们的时代定义言论自由时，必须要理解在过去“自由言论”是如何被用来排斥和统治某些群体的。架空历史构建出一座神话般的启蒙主义时代万神殿，以此将自由言

言论自由大讨论

Thirteen languages. Ten principles. One conversation.

<https://freespeechdebate.com/zh-hans>

论提升为一种‘法兰西’的、‘共和’的或者‘西方’的价值，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有包容性的社会

Arthur Asseraf 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通过选拔的考试院士（Examination Fellow）。

发表时间：五月 14, 2015